

辑佚

繆氏宗祠变迁史

□ 繆庭

1951年初春的一天，南黄海之滨的古镇栟茶异常热闹，人们聚集于繆氏宗祠大门前翘首观看大幅海报，内容是海防团团孙二富在繆氏宗祠客串演戏。戏班又多写了几幅招子贴到木板上，敲锣打鼓满街游走，呼喊吆喝：“孙团长在繆家祠‘打炮’”。栟茶繆氏根深叶茂子孙昌盛，贤人辈出功名显赫，是栟茶第一大姓。栟茶也成为全国繆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位于栟茶市中心的繆氏宗祠显得光芒四射。传奇人物孙二富在祠中唱戏的时期宗祠变成戏院。

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栟茶繆氏始祖为避金兵之乱从苏州迁入栟茶。南宋至元代，栟茶繆氏仅在家中祭拜祖先。明朝初期，族人祭祖、议事在繆家堡的官侯庙。繆家堡位于栟茶运盐河北，官侯庙小而简。

明嘉靖六年，两淮巡盐御史雷应龙(1484—1527)来到泰州巡视，在翻阅地方志时得知繆思恭、繆思敬的事迹，他认为有必要立祠纪念“以崇风教”。在他倡导下，族人响应，将官侯庙改建为乡贤性质的二贤祠，据《中十场志》(明，徐光圻)记载“以祀乡贤”。中为堂者三楹，前为大门，缭以周垣，长阔计二十亩。雷应龙题写“世义”匾额。后来进士杨果撰写《繆氏二贤祠记》。据《嘉庆东台县志》，后该祠改称为二贤宗祠，繆氏族人用作祭祀先祖，实际成为繆氏宗祠。在雷应龙巡视期间祭拜过繆氏始祖繆懋(字尚勉，行百六)，雷当年去世。二贤祠建成后，他未能前来祭祀。其后一百九十多年中，栟茶繆氏人口大增，农耕商贸同步发展，繆氏官宦格外耀眼，文人雅士活跃于扬泰地区。繆氏宗祠固然变得更加兴旺倚重。繆氏族人不但在祠堂祭祖、议事，还有一些不定时的拜谒活动。童生应试前进祠膜拜，考中后全家欢天喜地复拜。明代诗人繆涵有题为“谒先祖二贤祠”的诗：

通济桥西水北边，二贤祠宇共巍然，忠名耿耿当青史，台阁层层耸碧天。

通济桥即栟茶运盐河上的西石桥，位于寿圣寺南。诗中描述了繆氏宗祠堂皇秀美的外观。清雍正二年(1724年)，一场特大海啸潮铺天盖地而来，庄稼、农田、住房全部毁于一旦，繆氏宗祠被夷为平地。大潮中遇难者成千上万，仅繆遇贤一人就“购大量绳、席，募夫掩尸千余”。

经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复苏，繆氏族人买栟茶中市街徐宅改为繆氏宗祠。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两淮盐法志》中有栟茶场图，图中有徐氏祠、蔡氏祠、五贤祠等，没有繆氏祠，也没有二贤祠。购买徐宅应在1748年以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贡生繆从琮捐钱扩建繆氏宗祠，房屋达到七十二楹。祠堂位于丁字街口南侧，距后来的石板街仅二十米左右，主体建筑朝北，三楹，四进，占地一亩半。大门外有小牌楼、青石铺地、青石台阶、石鼓，主厅两旁还有厢房、虎房等，庭院中植有树木花草。祠堂肃穆庄严，而又精致典雅，祠内立有先祖牌位，藏有宗谱和古籍。还有厅堂五桂轩，朝西门上有一联“放眼随人冷，藏身任人忙”。上署“开翁”，下署“侄树庸”。徐家卖房时，在原价上少收五十千文，约定不割去此联。虽然后有堂号二贤堂，但栟茶众人都俗称此地为繆家祠。祠堂除了祭祀、议事外，后来还在此办学、开店。

作者的曾祖父繆兰章(香谷)在繆氏宗祠主事、办学二十余年。祠堂西边有一条南北向的长巷，从中市街通往南堡桥方向，巷子西侧有大片徐宅建筑群，巷中人流如梭。祠堂朝巷子开一店，店主是作者的嗣曾祖母，即繆金章(子庚)的二

姨太刘氏，她将店交给二侄子刘二管理，卖渔网、渔具、笆斗、竹篮等物。繆氏宗祠除了有房产，还有田产，祠产不菲，参与多种助学义举和慈善活动，仅1935年助印《兰陵繆氏考古录》就出资五十块大洋。作者的伯祖父繆兰也捐五块大洋。

有不少关于繆氏宗祠的传说故事。故事之一，祭祀的香烛常常自动熄灭，有人说是狐狸作怪，同时又有邻居的鸡常被吸血而死。繆兰章不信妖怪之说，认为道教祠堂专克精怪。他自称豪光旺大，是牛投胎而生，舌头能抵鼻尖，不惧诡异。故事之二，一日繆兰章正在后堂讲课，顿时怪风泼雨裹着雷电而来，一个接一个炸雷犹如在头顶爆响。他连忙带领学生躲到前厅。待风平雨息来到后堂一看，正堂匾额平放在地面，就像有人小心翼翼卸搬下来一样，旁边躺着雷击而死的壁虎，体大如兔。

1928年1月，繆兰章在第二次担任东台文庙祠官时，不慎跌倒在东台任上去世。1941年6月，时任栟茶中学校长、苏北参政会参议员、泰东县参政会副会长的徐一朋在繆氏宗祠主持了繆兰章九十诞辰纪念仪式，镌刻一碑，立于祠堂。石碑主体文字是“东台文庙奉祀员繆公香谷暨德配汤氏”，落款第一人徐一朋，另有繆迺纯、繆兴礼、徐玉亭等人，都是繆兰章学有所成的学生。繆兰章的长子繆稚兰(诚、立诚)参加仪式，并致谢。此碑仍在。

日寇占领如皋时，如皋师范附属小学撤至栟茶，在繆氏宗祠教学一段时间。1941年7月，中共苏中区委和苏中军区政治部在繆氏宗祠召开“苏中区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历时三天，许多文艺界名人聚于繆氏宗祠，成立了“文艺工作者协会”。

日伪和国民党部队强行占用祠堂，毁坏了很多内部设施和典籍、器物，并且拆除了一些外围房屋，建筑材料用于修筑碉堡工事。祠西的长巷被改建后变成南、北两条塞巷，行人稀少，北塞巷中只有徐家大院一户。至1948年栟茶解放时，祠堂仅剩空空的四进主体建筑十几间屋。

解放初期，作者的父亲繆荣，时任栟茶小学校长和大众俱乐部主任，在政府的支持下将破损的繆氏宗祠进行改造修缮，设为戏院。靠南的一进砌建舞台，北边两进及厢房用作观众席。场内无坐具，观众看戏时需自带凳子。场馆半露天，晴天观众坐在天井中，雨天观众就避到屋内，透过雨帘观看。祠堂除了用作演戏，也作书场，说书艺人的惊堂木声不绝于耳。那时祠堂以及门外区域仍是栟茶镇最热闹之处，聚集众多小商小贩，发出各种叫卖之声，有时甚至人满为患，影响通行。有戏之日售卖瓜子、糖果者更多。作者依稀记得坐在大门口的青石斜坡上，一次又一次地玩“滑板”，也记得跟着人流混进祠堂看戏。看戏多了，笔者能哼唱其中一些唱段，像锡剧《双推磨》、越剧《六月雪》等等。

孙二富团长和他的随身人员外出散步，信步来到繆氏宗祠，得知从海安来的唐国梁京戏班的观众甚少，演员衣食不周，顿生同情之念，决定客串唱戏，想为戏班增加一点票房收入。孙二富“打炮”成了栟茶特大奇闻，市民们把祠堂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天票价上涨，每张售价二十元(旧币)。孙团长主演压轴戏《萧何月下追韩信》。随着一阵开场锣鼓，轮到萧何上台，观众欢呼雀跃。他每唱一句，每出一招，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孙团长唱到“恕我萧何未相迎”时，他双膝一跪。因为身材肥大又脚登高方，

韩信扮演者费了很大劲带手，才使他站立起来。台下的观众笑得嘴不能拢，泪不能忍。孙二富扮萧何，千余观众，满堂喝彩。

1962年10月，繆氏宗祠被彻底拆除，改建为栟茶人民剧场，大门仍然朝北。剧场非常高大，墙身高达十五米左右。建造时需要大量砖块打基础，笔者参加了献砖活动，把家里备用的砖块和捡来的碎砖送了几套箕给栟茶小学，再由学校一起送到工地。繆氏宗祠最后的贡献就是所有的砖瓦残石都被埋到地下，做了剧场坚实的基础。拆下的木料很多是原先的雕梁画栋，都用于制作舞台的台面。剧场内的坐具前四十排是长条凳，后十排是木椅，全场能坐二千余人。如果自带加座凳子，能够容纳三千余人。巨大的三角桁架和屋梁都是全新木料，平瓦下用芦苇峰网衬垫。芦苇易毁，而且麻雀做窝极多。后来开会扩音效果欠佳时，鸟叫干扰人声。

剧场有个后花园，园中有些树木是从笔者家中花园移去，其中有龙头槐、芭蕉树、黄杨树、银杏树等等。还有石砌改做的桌凳，部分也是从笔者家的大院搬去。龙头槐在花园的中心位置，树下便是石碑桌，宽一米，长二米，文字上干。笔者和朋友们常在石碑爬上跳下玩乐。银杏树在龙头槐南侧，树龄不大，初时仅有四五米高。后花园是繆氏宗祠最南边第四进屋的所在。

剧场刚建的几年中，老人们还惯称为繆家祠。特别是保留下来的东侧巷子，人们都称为繆家祠巷子，似乎剧场成了繆氏宗祠的化身。后来剧场进行过两次改造升级，重新修建舞台，全场安装木椅，浇筑水泥地面。

栟茶人民剧场有许多故事，有栟茶滨海剧团、浒湾花鼓剧团的常态演出，有县、市级剧团的巡回演出，也有江苏省歌舞团、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等高档团体的精彩表演。有大大小小各种会议，还有“文革”中千奇百态的批斗会、辩论会、誓师会、现场逮人捆绑会。三天三夜不能尽说。1972年8月下旬，栟茶中学芭蕾舞《白毛女》剧组在剧场连演六天。演出期间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白毛女》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笔者饰演三个角色，收益很大。1973年10月，剧场放映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其中有搂抱亲吻美丽性感女主角的镜头，思想禁锢打开，场面让人悸动，场场爆满。1976年9月，剧场设为毛主席灵堂，连续数日各单位悼念。笔者当时在建筑公司工作，穿着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前往。现场有几人悲恸欲绝哭得昏厥，大同大队有一人哭晕后留下终身残疾。上世纪八十年代，栟茶镇在南堡桥附近兴建了大型影剧院，位于繆氏宗祠的老剧场改名成为栟茶人民大会堂，仅用于开会。

新世纪初，已成为危房的大会堂被拆除，建起一座四层楼房的大型商场，名为南沙商城。栟茶的有识之士在设计商城时向北让出一米，保留下老剧场后花园的那棵银杏树。树很争气，虽然处于高楼夹缝之中，四周全是水泥地面，但还是一直在默默地、顽强地，以不变应万变地奋力生长。如今树高五丈，冠大如盖。每当笔者回到栟茶总要在绿荫下面徘徊许久，这棵标志性的古树成为繆氏宗祠的念想。

如果栟茶重建起繆氏宗祠，祠中仍有匾额“敦睦传家”，有对联“脉传东鲁，支甲南沙”和“兰陵世泽，茗海家声”，八方繆氏肯定会携眷带友前来栟茶寻根祭祖，并饱览海韵，古镇栟茶将会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润例在清末民国颇为流行，指的是书画家出售作品所标的价目标准，笔者曾听赵宗抃孙赵芝云先生说过其家中曾保留上海朵云轩为其祖父拟定定的润例，可惜1966年付之一炬。近日赵芝云先生发来刊登在大港赵氏微信公众号《赵宗抃篆书八言联》一文，后面附有民国时期赵宗抃的润例单。追根溯源这张润例源于微博博主朔方石嘴子先生，2020年8月25日的博文文章，文章介绍了这张润例的内容，由此笔者本无需再写，但赵芝云先生又叙述了一些家族往事，有必要结合润例再说说掌故。

这张润例是一张民国17年(1928)所开具的，当时的一个叫中华国粹社的机构发出的，从内容看是赵宗抃亲自拟定，言简意赅，颇为有趣。起首以第三人称对赵宗抃先生作了介绍，赵君宗抃，字梅齋，又字蜀琴，镇江人，其实镇

钩沉

赵宗抃的润例

□ 赵一锋

江是其祖籍，他父亲赵增望幼年时避太平天国战乱由镇江丹徒迁居如皋县掘港场(今属于如东)西街堂子巷公心堂，赵宗抃(1874—1947)就出生在那里，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03年江南乡试中举，1911年领导掘港“光复”，1915年应1915年应聘苏州工业专科学校任教员兼查监，移家苏州，住道前街。赵宗抃举家离开掘港，笔者认为，一则1913年父亲赵增望去世，古云父母在不远游，赵家自太平天国战乱迁居掘港已有四五十年，赵增望年迈行动不便；二则，掘港地方小，赵宗抃不得施展，现在父亲不在了可以“海阔凭鱼跃了”。

润例写赵宗抃为前清名孝廉，表明了其地位，是有功名的举人，“通小学”的意思就是识字，显然是谦虚的说法。接下俩润例着重介绍了赵宗抃的书法篆刻，工书钟鼎大字、汉魏六朝楷隶行草均能深得古人意蕴，又融合秦权汉钜创作新隶。以上对其描述不虚，赵宗抃留下的作品很多，今人还能欣赏其书法作品，尤其是他独创的一种新隶书，辨识度很高，书法界的话“有自己的面目”，其作品落款“赵宗抃”“梅齋”往往就是这种新隶书。赵宗抃的书法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一方面是其博学多闻，另一方面其善于篆刻，写出的字有“金石气”，还有一点就是其家传，其父赵增望，如皋东乡之大儒，书法篆刻享誉江南(淮)。笔者不通书法篆刻，听如东印协主席孙德庚先生说过，写书法最好要通篆刻，这样写出的字才有“金石气”，孙先生擅长篆刻，书法自成一派，其亦师亦友的李斯可先生就是赵宗抃胞姐赵孟娥的学生，或许这就是传承，就是文脉。

赵宗抃不乐仕宦教育垂三

十年，现实中赵老先生1903年中举后从业不详，润例中说从事教育，笔者认为赵家家底殷实，辛亥年领导掘港“光复”，应该是亦贾亦教，掘港坊间还有其曾赴任浙江盐课大使的传闻，不久辞官，一同赴任的有赵增望的学生王希昌，至于为何辞职，大概是其“不乐仕宦”，八品盐官也没有啥留恋的。赵宗抃1915年应聘苏州工业专科学校任教员兼查监，后来1925年应同乡知交南通大生纱厂董事吴寄尘之邀，来上海设学塾，全家由苏州迁至上海西门路润安里住四十九号，在这里开始了海上塾师生涯，私塾设在润安里四十五号刘家。所教学生都是世家子弟，有赵家房东刘氏和丁氏子弟及吴寄尘之子吴在明，上海纺织界前辈李升伯之子绍昉、绍沅，南通张謇之子敬礼、敬安，黄光益之女黄琪等，赵氏私塾“极一时之盛”，当时其子赵遂之和赵过之也参加一起

所以润格带上儿子也是有“提携”和“历练”的意味。其实赵增望、赵宗抃、赵遂之祖孙三代能治印，活跃在苏东上海，也是一段佳话，尤其是赵宗抃曾为民国要人顾祝同等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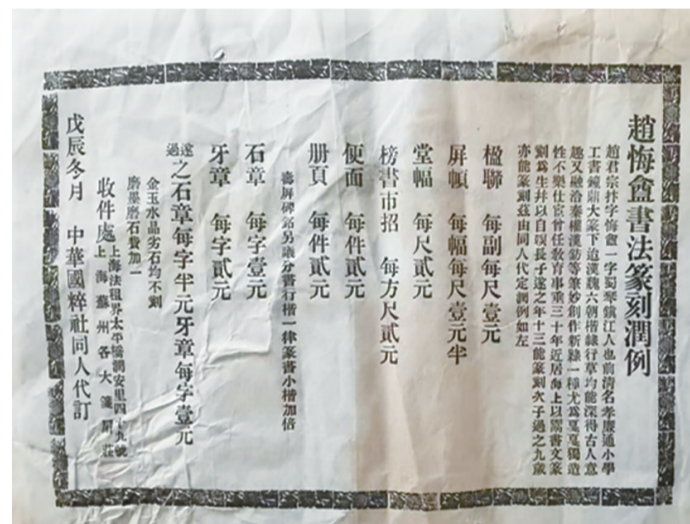
润例写赵宗抃楹联每副每尺一元，刻字每字一至二元，如果觉得赵宗抃的印章贵，两个儿子的减半，以当时上海普通店员的收入来算，一副对联或者一枚印章相当于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薪水，也不便宜了。书法印章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这个价格绝不是普通画匠的价格，民国晚期齐白石润例也只在五至六元。赵宗抃很有晚清名士派头，金玉水晶不刻，磨墨磨石还要加钱。赵宗抃门生故吏更多，但坚决不做官，间或应聘作老师，主要是靠卖字刻印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负担两个儿子成人、长子毕业于光华大学，成为大学教授，次子毕业于交通大学，为全国顶尖的审计专

学习。可不久以后上海私塾陆续为新式学校代替，赵氏私塾生源稀少，最终停办，润例写于1928年，赵宗抃专心卖文鬻字于海上了。

润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赵宗抃的十三岁的赵遂之和九岁的赵过之也写上，二子能“篆刻”，父子同润例还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写不免让人有些疑惑，十三岁和九岁的孩子果真能篆刻吗？笔者也是将信将疑，翻阅赵过之先生的《赵过之回忆录》，通篇未找到赵宗抃教授二子篆刻的文字，只提到其父1925年到1933年的八年中教授传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唐诗三百首及续选、陶渊明诗、司马迁、贾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旧文学，每天的作业是写毛笔字大楷、读书、背书。赵芝云先生明确说，其伯父赵遂之擅篆刻，书法也很好，从现存的赵遂之书法篆刻看颇有乃祖乃父遗风，但从没见过父亲赵过之的篆刻。笔者猜测当时赵遂之、赵过之深受父亲影响和家传，书法篆刻也能“应酬”，赵遂之更胜一筹，之

家。赵宗抃卖文鬻字为生，因此流传的作品很多，各类拍卖均有出现，对联居多，也有扇面条屏，价格在万元左右。民国大师云集，赵宗抃不算大名头，价格不贵。

赵芝云先生告诉我，由于历史的原因，家中已无祖父的片纸半印了。1956年赵过之的举家由上海搬到南通，家中尚有老书旧字，一只底款“大明宣德年制”的铜香炉预捐给南通博物院，因“不够等级”作罢，1958年“大炼钢铁”给化了。1966年“破四旧”自家烧毁了一些“故纸”，里面大概是赵增望、赵宗抃的书法，赵芝云记得家里当时有好多扇面。印章装在两个木匣之中，大部分为曾祖赵增望所刻，很多是四面刻字的，文革开始，父母害怕“惹事”全部磨平了。1968年，纺织局“造反派”抄家，把赵家仅有的家底也全部抄了，连收条也没有。1969年6月，赵过之获得解放，家里查封物品解封，还发还了一些物品，但被抄走的祖传的一些线装书、字画不知去向。



当好健康责任人请你这样做

老年人接种 全家人安心